

不寻常的影片

从“小桥流水”的《早春二月》到“大江东去”的《南海长城》

不寻常的经历

从江青最看好的电影摄影师到因导演《反击》挨整被批

不寻常的探索

从拍摄《侦察兵》《决裂》等影片的大起大落到拍摄武打片的高额票房

往事流影

李文化的电影人生

李文化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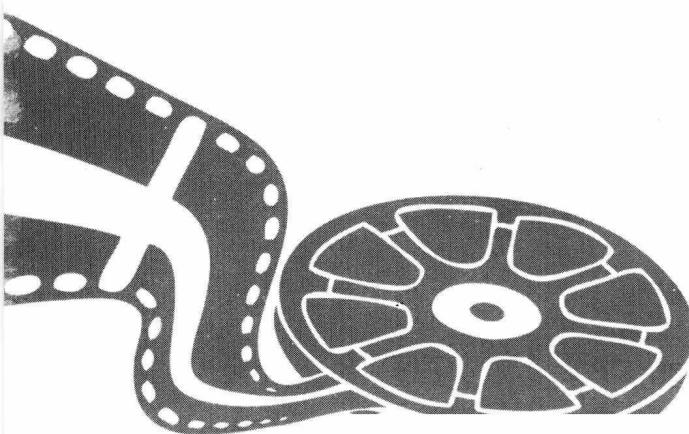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往事流影

李文化的电影人生

李文化 著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流影：李文化的电影人生/李文化.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5075-3244-9

I. ①往… II. ①李… III. ①李文化—自传

IV. ①K825. 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9017号

往事流影：李文化的电影人生

著 者：李文化

责任编辑：李 庆 魏 燎

特约编辑：李佳庆 邓 晨

选题策划：北京汉唐阳光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投稿信箱：hwcbs@126.com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55 责任编辑 010-58336193

发行部 010-58336270 58336265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655mm×965mm 1/16

印 张：29.5 插 页：8

字 数：400千

版 次：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3244-9

定 价：48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装订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第一篇：青少年时代（1929—1949）

第一章 走出大山	3
电影啊，是那么神秘！	3
聪明的倔孩子	6
山再高，也要走出去	13
第二章 电影之门	16
齐齐哈尔解放	18
踏上电影之路	21
少小离家老大回	30

第二篇：新闻纪录片摄影师的岁月（1949—1955）

第三章 新疆剿匪记	37
第四章 热情讴歌新中国	51
《消灭蝗虫》	51



《四明山烈士墓落成典礼》	52
《斗争恶霸地主》	54
《三反五反特辑》	54
拍摄陈毅将军	55
诱捕“野鸡”	62
第五章 在朝鲜的战火硝烟中拍电影	65
站在前线	65
生与死的考验	69
板门店谈判	75
第六章 在越南的日日夜夜	81
用摄影机谱写中越人民的友谊	81
高山之巅的宴请	83
胡志明主席当导演	87
接管河内	89
越南人民重建家园	91
随胡志明主席访问中国	94

第三篇：故事片摄影师的年代（1957—1969）

第七章 在电影学院	99
第八章 运动中拍电影	104
《一天一夜》	105
《矿灯》	107
《耕云播雨》	108
第九章 突破	111
“小桥流水”之《早春二月》	111
一试身手的机会来了！	113

环境·气氛·人物	119
——《早春二月》摄影创作手记	
《千万不要忘记》之鲤鱼的命运	138
第十章 初见江青	141
“不要小桥流水，要大江东去！”	141
未公映之《南海长城》	144
卷入“文化大革命”	150
到刘少奇主席家拍片	161
第十一章 被江青再次起用	163
江青要我推荐导演和摄影师	163
在江青带领下观摩电影	165
筹拍样板戏	167
参观林彪的家	171
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173
第十二章 把舞剧《红色娘子军》搬上银幕	175
第十三章 在《海港》翻船	187



第四篇：“政治电影”导演生涯（1970—1987）

第十四章 变幻莫测的评价使人生疑	195
——周总理审看《侦察兵》	
在实践中学习和锻炼	208
——创作《侦察兵》的体会和教训	
第十五章 《决裂》引起的风波	212
李文化凤凰卫视访谈录	218
《决裂》纪事与分析	223



第十六章	导演《反击》——一生中的最低谷	234
	“大毒草”之《反击》	234
	每天苦熬盼回家	243
	专案组要侯刚揭发我的“罪行”	245
	李文化家着大火了	245
	在痛苦的岁月里，仍有感动	246
	尽自己所能保护演员	247
	给胡耀邦同志写信	248
	阴谋电影的“哑炮”——《反击》	253
第十七章	破涕为笑的《泪痕》荣获	
	“百花奖”、政府奖	267
	胡耀邦同志的关怀	267
	《泪痕》正是我要找的剧本	268
	拍《泪痕》也是为八亿农民服务	269
	导演《泪痕》的前前后后	270
	《泪痕》导演艺术谈	274
第十八章	一部自己最喜欢的影片	289
	惊心动魄之《海囚》	289
	谈影片《海囚》的导演处理	299
	李文化与海囚	316
	浩然正气留人间	318
	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影片	319
第十九章	昙花一现之《绿色的网》	322
第二十章	虚实结合演绎戏曲	328



第五篇：武打片——电影商业化年代（1988—2000）

第二十一章 从此导演历史题材影片、 武打片、枪战片	335
创作全面转型	335
怎样选择武打片剧本	336
武打片中讲故事与武打动作的处理	337
第二十二章 《金镖黄天霸》引起大争论	338
导演再谈《金镖黄天霸》	341
《金镖黄天霸》如是说	344
第二十三章 扑朔迷离的《索命逍遥楼》	347
《索命逍遥楼》的拍摄	347
机关重重逍遥楼	351
拍摄小花絮	354
第二十四章 令人眼花缭乱的《无敌鸳鸯腿》	359
第二十五章 横空出世的《混世魔王程咬金》	364
第二十六章 荡气回肠的《泰山恩仇》	367
第二十七章 枪战激烈火暴的《黑雪》	375
李文化娱乐片座谈会发言摘要	377



第六篇：夕阳无限好

第二十八章 海峡两岸亲人同走一条影视戏剧之路 影视戏剧之家	399
晚年	405
来生还做电影人	410



李文化作品表

附录

附录一 我的师友李文化 423

著名电影导演、摄影师 李晨声

附录二 回放那一段记录历史与人生的镜头 436

——速写李文化

著名新闻纪录片编导 陈光忠

附录三 我的父亲 443

著名电影导演 李妮

第一篇

青少年时代

(1929—1949)



第一章 走出大山

电影啊，是那么神秘！

1940年的一天黄昏，在侵华日军建立的伪“满洲国”的滦平县城内响起了一阵阵警报声，人们顿时惊慌起来。

“兴农合作社”的杂工——11岁的我——李文秀，急匆匆地从邮局送信出来，纵身上马，往回飞奔。

在县城中心，“兴农合作社”与县政府、警察署排成一列，中间仅隔两道院墙，大院里堆满了高高的粮垛和棉花垛。这里是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占领国的战略物资的基地和仓库。管事的都是日本鬼子，卖苦力的杂工全是当地找来的贫苦农民。我因为家贫上不起学，经在这儿当杂工的王大有叔叔介绍，来这里当上了小杂工，做些扫地、烧水和骑马送信的差事。

“怎么现在才回来？管总务的小野太郎心急火燎地找你呢！”一直在门口焦急等待的大有叔拉住了我的马缰绳。

我吃力地翻身下马：“大有叔，出什么事了？”

“日本人说，今天要放电影。”

“电影？什么叫电影？”

“先别问这个了。”大有叔说，“我跟小野太郎说你送信去了，可他‘八嘎牙路’一个劲儿地乱骂，也不知要干什么……”

正说着，小野太郎愤愤地跑来，凶狠地给了我两个耳光：“八

嘎！你的什么的干活？快去烧水，今天县长、署长、社长都来看电影，快！”他连打带骂地把我拉走了。

两个身穿长袍的中年男人，拖着几个黑黢黢的铁匣子进了大门，显得格外神秘。平时飞扬跋扈惯了的日本管理人员，对他们也都露出笑意，格外恭敬；同时，粗暴地驱逐好奇围观的中国人。

其实，他们不过是来放电影的放映员。

“兴农合作社”的大院里摆满了板凳，开始坐人。刚支起的白色幕前，王大有等几个大杂工抬桌搬椅，忙个不停。

我蹲在火炉前，心神不定地扇风、烧水、灌暖瓶，心里惦记着放映员手里那台施展魔力的黑机器。

小野太郎跑来催促了：“快！快！贵客通通地来了。快！把开水快快地送过去！”

我忙不迭地灌壶提水，恨不得多长出两只手来。

我边走边问一旁的大有叔：“电影，电影是个啥样子啊？”

“不知道，你问我，我问谁去呀？”

“王大叔，你说电影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听说有好多人在墙上说啊，唱啊，跳啊……你说，那么多人怎么能在墙上走呢？”

“嗨，闹洋相呗！过去村里还不是有玩驴皮影的……”

我认真地摇摇头：“不是，驴皮影是假人。听说，电影都是真人在墙上走，鸡、狗、猪、毛驴都有。”

“可除了黑铁箱子，也没见他们带鸡、狗、牛、猪什么的来呀？”

正说着，小野太郎又跑来了：“你们什么的干活？快快的，八嘎牙路！”他骂着，又抬腿要踢。

我俩不敢怠慢，匆匆往围坐桌旁的人群走去。

黑暗中，铁皮匣子突然“睁开了眼”，射出一道雪亮的光柱，无数细小的尘埃在刺眼的光芒中飞舞，更增加了莫名的神秘感，随之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日本音乐。

我们磕磕绊绊地把茶水送过去，两个人的投影上了白幕，引起一

片嘘声和叫骂声，鬼子把我俩狠狠地搡到一边。好一会儿，我们才怯生生地转过头来。

白幕上是一片浓烟和火海
无数的中国人和牛、马、驴在拼命奔跑
蝗虫般日寇飞机投下成串的炸弹
火光在哭喊的人群中闪烁……

我惊惶地把头扎到大有叔的怀里，却又忍不住歪头偷看白幕。此时的大有叔张着大嘴，早已看呆了。

在滑稽的音乐声中，一个瘦小的男人笨拙地从楼上奔下来；紧接着，一个大而丑的胖子趔趄着、喘着粗气从楼上追下来，两个人一前一后，迈着鸭子步追逐。我被逗乐了……突然，笑容又僵在了脸上。

两个赤膊的鬼子用战刀砍杀中国百姓，进行杀人比赛
被劈成两半的中国人血淋淋的尸体
鬼子的机枪吐着火舌
中国人一排排地倒在血泊中
明晃晃的刺刀
中国的老弱妇孺哭声震天……

在看电影的日本人的掌声和笑声中，夹杂着围观的杂工们的抽泣声。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大有叔急忙捂住我的嘴，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

黑匣子终于停下来，光柱忽然消失了，只有挂在墙上的幕布泛着无精打采的惨白色，在晚风中忽闪着。

看电影的人渐渐散去。

面颊上挂着泪珠的我，抬起头问大有叔：“大叔，墙上的人呢？日本兵呢？”

大有叔眼眶红红地：“人都散了，也没见日本兵下来，谁知道跑哪儿去了。”

我呆愣着，过了老半天才回过神来，太神奇了！我怎么也琢磨不透，跑到白幕那儿，前后看，左右看，没有人影，用手小心地摸了一下，原来就是块白布！人呢？都藏到哪里去了？我像泥鳅一样扭着身子，钻到人群里，看到放映员正把一条很长的黑带子缠起来，卷到一个大盘子上，又放进一个铁盒子里。我爹着胆子大声地问放映员：“刚才的人呢？”那男的抬头瞟了我一眼：“都装在铁盒子里了。”“这么小，怎么装得下？”“好了，好了，等你长大以后就知道了。”放映员对我的提问显然没有耐心回答，他挥了挥手，示意我离远点儿。我蔫蔫儿地闪到一旁，却如何也安抚不了心头那一粒痒痒的种子——电影啊，是那么神秘！

“这个电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中，我裹紧了身上破旧的薄被子，陷入了遐想。

聪明的倔孩子

我的家在河北滦平县的一个小山村——于营子，打开地图，保准你找不到它。地图上，只是在河北的东北部一片惨淡的土黄色衬底上，有一个单线勾的小圆圈，那就是滦平县，当时属热河省，省会承德。1933年被日军侵占，划入“满洲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滦平县地处燕山山脉中段，经济欠发达，自古是一片天然的狩猎场。历史上值得一提的，也只是顺治七年（1650年）年仅38岁的摄政王多尔衮在出猎边外时死在此地。再往远说，北宋时担任过宰相的苏颂曾路过此地，并赋诗一首《过新馆罕见居人》：

引弓风俗可伤嗟，满目清溪与白沙。

封域虽长编户少，隔山才见两三家。

苏颂是福建人，对于这人迹稀少的荒凉北方不感兴趣，溢于言表。从滦平县城顺势向下，翻过黄木沟、陈锥子两道山梁，就是于营子了，典型的穷乡僻壤。

1929年的大年初三，一个男孩呱呱坠地。这个男孩就是我：李文秀。

家里是一水儿的黄泥草房，斜坡的屋顶是高粱秆搭的。两边屋里一边一大炕，中间是厅堂，这里永远供奉着财神爷和本乡特有的狐仙与蛇仙。一张红纸画着几笔莫名其妙的黑符，一只缺口碗永远插着三炷香。虽然常年供奉神仙，但降临给这个家庭的苦难丝毫没有减少。

屋前山坡上，有一棵高大的菠萝树，老得不知道年龄。每逢春夏秋季，鸟儿在树上不停地唧唧喳喳；到了冬天，就只剩下橙黄色的大手掌般的枯叶在瑟缩抖动。这树上还住着蛇，这里的老乡管它叫“长仙”，敬奉它如神灵。看见蛇在树上攀缘，人们立即磕头跪拜。树的枝丫上常年挂着红布和匾，表示对“长仙”和神树的敬畏之情。

每到傍晚，村里往往传来说来拨浪鼓的咚咚声。走街串巷的货郎担一来，就招得孩子们围着担子转。担子的一头是针头线脑儿，一头是烧饼、糖、花生之类的吃食。这时，年幼的我就会蹒跚着小腿过来，一边小心地把一个铜板递给货郎，一边好奇地盯着这个远道来的过客。货郎往孩子兜里抓上一大把瓜子，憨憨地笑笑，又挑起担子前行了。

打小我就经常自己待着，一颗颗地嗑倭瓜子。小嘴挺麻利，偏喜欢从瓜子儿钝圆的屁股那头嗑开，然后把一颗颗瓜子仁摞成小堆儿。一边嗑，一边满意地欣赏自己的作品。有一次，姐姐顺手抓了两个瓜子仁放到嘴里，我见状便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姐姐忙嗑了几个瓜子还我，我不干，因为姐姐给的瓜子是从尖头嗑出来的，哪能要这个呢？我只管闭着眼号啕大哭。母亲气得把我一把扯过去，照着屁股就是两巴掌。我趔趄着硬是找到原来站立的两个脚印，严丝合缝地把脚放在里面，照旧哭闹不止。这种情景让母亲哭笑不得：“真是个小撅把头子！”

所谓“三岁看大”，我从小显露的倔脾气，或许成为以后事业成功的性格因素，也是造成我未来生活历程坎坷的原因。

母亲是个大气的女子，宽脸盘，自然脚（没裹小脚）。常年生病的父亲总是在床上“嘿嘿”地咳嗽。家里没有壮劳力，全靠母亲操持家务照顾父亲。母亲最喜欢孩子读书，她常常念叨着：“我不吃不喝也要供你上学。”

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个小弟弟生下来没几天就夭折了，母亲却仍旧有奶水，便常常撩起衣服把奶头塞到我的嘴里。村里人说：“金水银水换不出奶水。”村里的小孩都不敢惹我，大家都传说：“李文秀是吃接奶的，力气大，惹不得。”

父亲身材臃肿，矮，腰板粗，黑脸皮。他曾经是个壮劳力，在山头干活一干一整天不在话下。中午经常没有饭吃，饿了就习惯顺山坡倒躺，几乎是头朝下。这种姿势称为“倒空”，据他说，这样胃里就会舒服一点儿。

父亲经常在山上找一种叫黄精的草药，块茎，毛茸茸，里面肉乎乎、面嘟嘟的，口味像土豆。他经常刨来在水里煮，晾成干，有时候饿得来不及煮熟，吃了生的，就会口吐白沫。

有一次，关姓地主收租，但家里粮食见了底，实在拿不出什么。地主瞪了眼睛，不容分说，就朝父亲踹过来……

长年累月的累、饿，使父亲得了痨病，他不停地咳嗽、吐痰。每次还没到家门口，就听到父亲嗓子里连续发出来沉重的“嗯——嗯——”的声音。

中国农村一直缺医少药，何况是地处穷乡僻壤的小山村。

东家西家的伯伯婶婶犯病了，心急火燎的大人一把拉过正在一边玩耍的我，也不管愿意不愿意，放个钵盂在地上，指着我的开裆裤，然后手指划过一道弧线到下面的钵盂，干脆地说一个字：“尿！”于是，我就乖乖地把尿撒在面前的钵盂里，童子尿被人们掺上草木灰用来治病。

父亲曾经病重，眼睛发直，什么也不会说了。忙请村头的全大妈